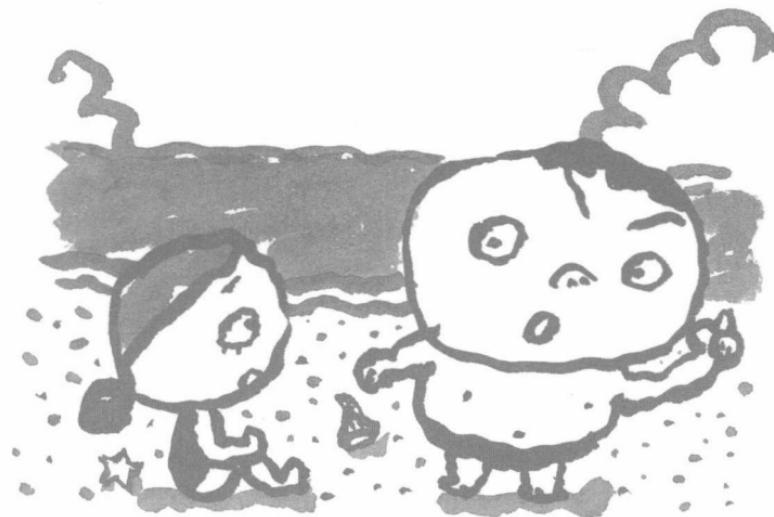


1. 臭味熏天



我和班上最可爱的人——石垣景子一起来到了南国的岛屿。岛上，太阳金灿灿地照射着海面，蓝色、红色和紫色的鸟在高空盘旋，呈现在眼前的是无际的海连着天，白色和粉色的珊瑚游在浪花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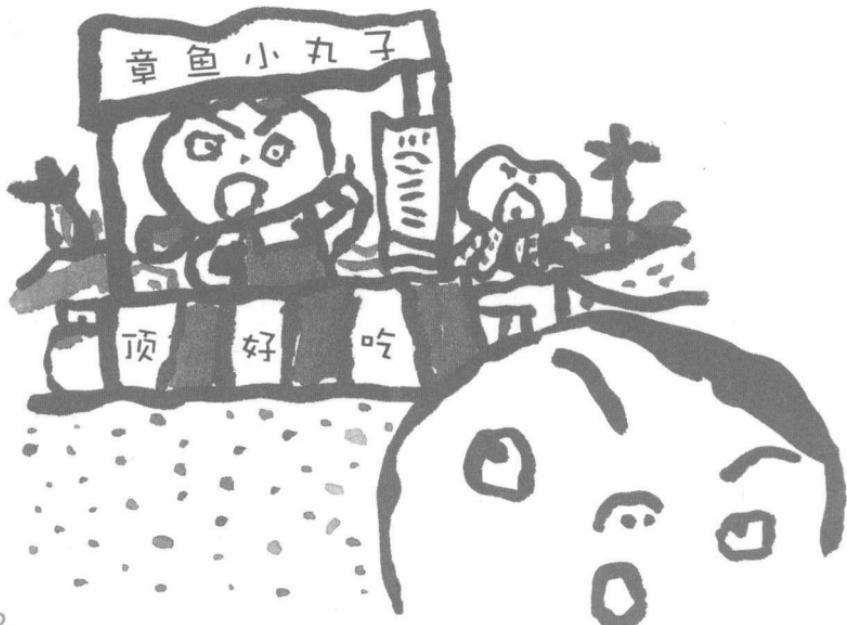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想快点看到龟吉游泳的样子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一起游吧！”

“可是，我游不好。”

“没问题，我来教你。先在浅水处用脚做打水练习，然后走进海里去。”
我和景子随即用海水把身上打湿。

“喂，龟吉！”远处有人在叫我，我





循声望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妈妈已经在这个地方了。她早就来到了沙滩上，而且在卖烤章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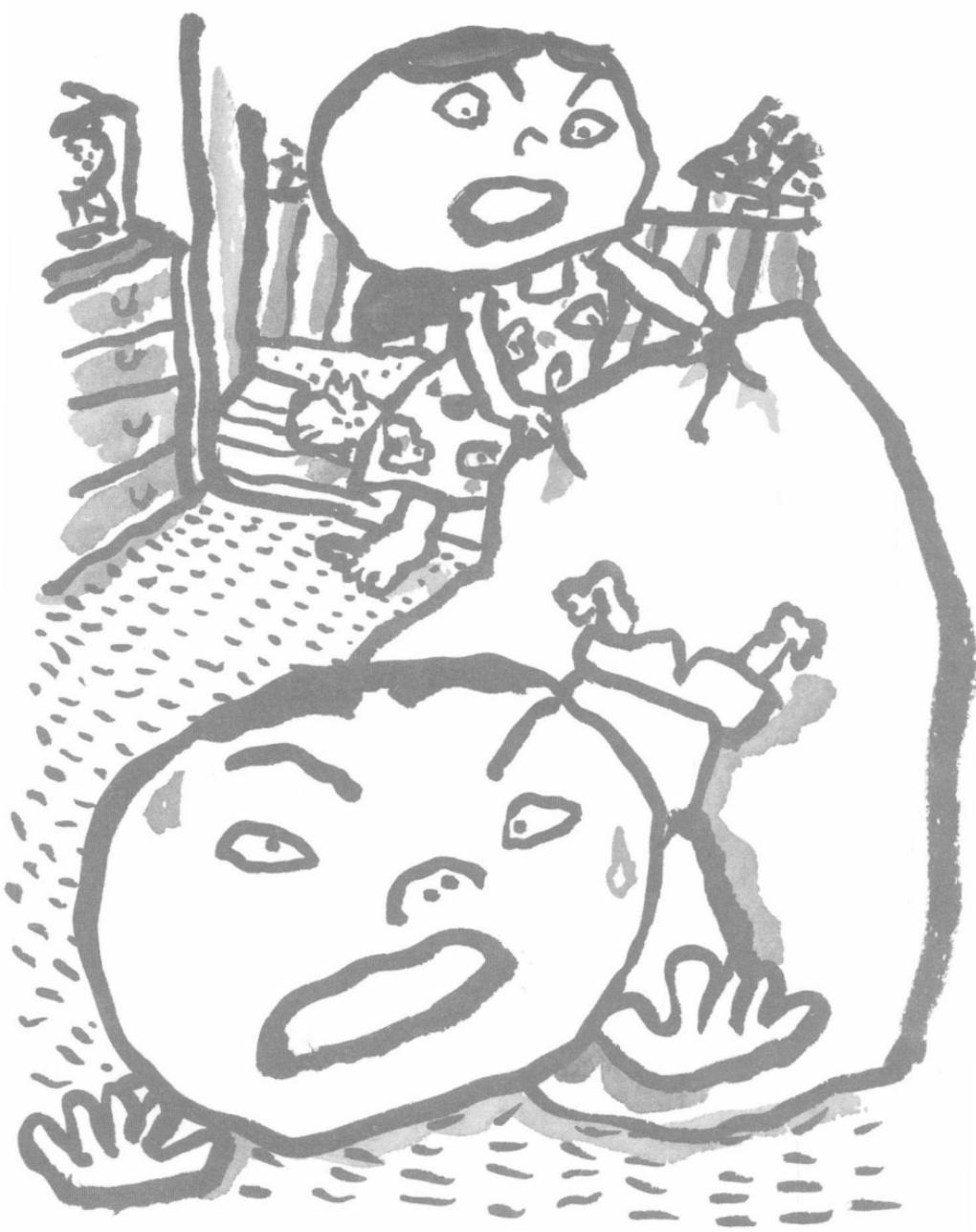
“龟吉——”妈妈还在叫。

“龟吉，龟吉，龟吉，还不起来吗？
龟吉！”

“哇哇……”妈妈的脸近在眼前。

“你要睡到什么时候？虽然是暑假，但也没有睡到中午的傻瓜吧！”

我还在半梦半醒间，但随即，南国岛屿、清澈蔚蓝的大海，还有可爱的景子都一下子消失了，最后剩下的只是现实中的妈妈。





“快，起来，晒晒被子，有汗臭味。

暑假作业做到哪儿了？不是说今天要考慮做什么暑期小实践吗？”

“这么热的天儿，怎么能想得出来！”
在我们家，为了省电，白天是不许开空调的。

“夏天就是热，自然现象。”妈妈满头是汗，离我很近。妈妈的脸本来就很难看，靠近了看就更可怕。

妹妹小浓和朋友去游泳了，不在家。我起床吃了饭后，就坐在那儿发呆；吃了冰激凌后，还发着呆、吹着风扇、看着漫画。就这样，我又度过了在



家里发呆的一整天。

该考虑暑期小实践的作业了，可是脑子却像水泥一样凝固了。

晚上，爸爸下班回来了。等到爸爸洗完澡，家里就可以开空调了。我也随爸爸一起进了浴室。

爸爸有个怪毛病，脱完衣服会闻他自己脱下来的、满是臭汗的内衣，而且还很愉悦。

“为什么要闻汗味？不臭吗？”

“傻瓜，这是努力奋斗过的男人的味道。”

莫名其妙！猫也喜欢闻味儿，而且



猫更喜欢闻爸爸脱下来的臭袜子，往往抽抽鼻子闻完臭袜子之后，就安心地躺在袜子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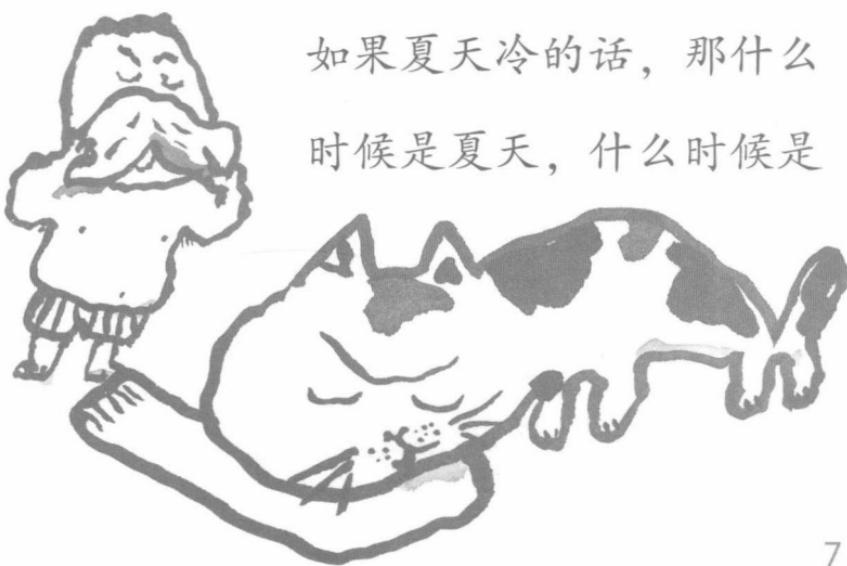
“多脏啊，快起来！”妈妈会用脚驱赶猫。

“啊，爸爸，夏天是不是很热？”在浴室里，我问爸爸。

“笨蛋，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，

如果夏天冷的话，那什么

时候是夏天，什么时候是







冬天，不就分不清了嘛。”

“爸爸说的，我反而不懂。”

“还有，你的作业做了吗？”又来了，大人总是这样，一见到孩子没别的話，就是“做作业了吗”和“长大想干什么呀”这些问题。谁又能回答得了这样的问题呢！

“对了，爸爸，你上小学时做过什么暑期小实践啊？”我试着问爸爸。这一问，爸爸露出一副呆傻的面孔说：“对了，这么说吧，忘了，反正是做了。”然后，又开始讲他讲过无数遍的光荣史。

爸爸读六年级的时候，暑假里和一

个朋友一起骑自行车绕了四国岛一周。每次他讲到最后的结束语都是这样：“告诉你，龟吉，你不学习都可以，但重要的是要做一件值得一生回忆的事。”

这些话要是能在妈妈的面前说就好了。

我洗完澡出来，准备吃晚饭。身上凉爽，很舒服。可是一来到饭桌前，坐到自己的位置上，我就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怪味。这是什么味？从哪儿来的怪味？啊，是竹荚鱼，我凑近去闻盘子里的盐烤竹荚鱼，不禁喊道：“妈妈，这个竹荚鱼也太臭了吧！”



“一百日元买三条，臭点儿正常。”

妈妈满不在乎地说，“浇上柠檬汁吃吧！”

我和爸爸挤了许多柠檬汁浇在鱼上，小浓也伸手要拿柠檬，这时妈妈说：“哎，小浓，你的没问题，给你买的是新鲜鱼。”

“为什么呀？”我瞪了一眼妈妈。

“小浓是女孩儿，才一年级；龟吉你都三年级了，还带着个鸡鸡。”

“如果这样说的话，我不要鸡鸡了，给小浓吧！”

“什么？别胡说八道，你看你爸爸一声不响地吃着呢。”



“哇，真的！”爸爸已经吃完了半边，正要把鱼翻过来吃另外半边。爸爸吃得很香，不嫌臭，因为他喜欢臭味。

“如果能把鼻子摘下来就好了。”

妈妈说：“如果真能摘下来，妈妈给你安个更漂亮的鼻子，怎么样？想安几个就安几个，会变得越来越漂亮。哈哈……”说完，怪声怪气地笑着。





爸爸马上说：“龟吉，你只换个鼻子还不行，要全都换了，包括性格也顺便给换了。”

“孩子他爸，你说什么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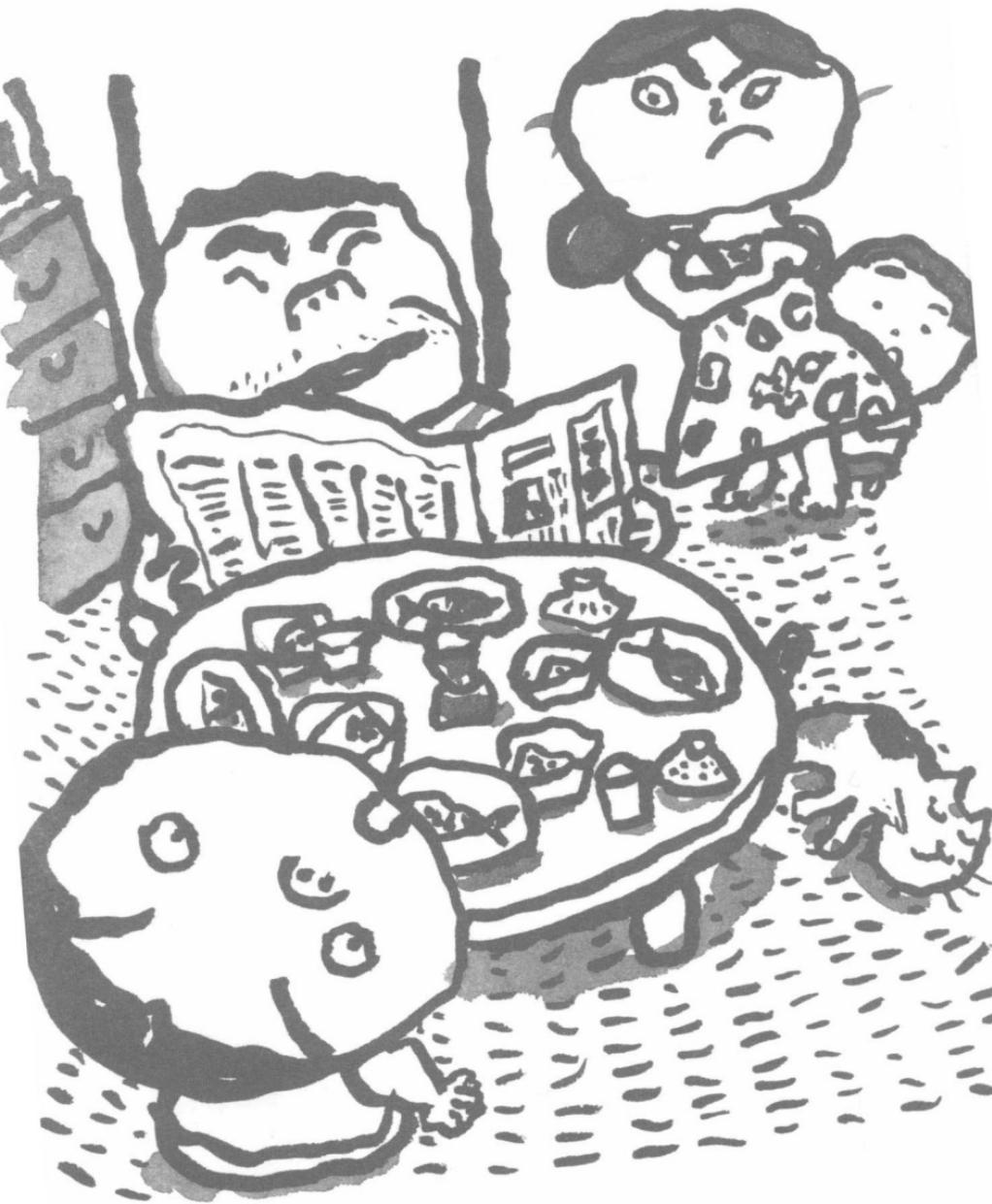
爸爸和妈妈相互瞪起了眼睛。不好，要吵架。我忙说：“那，为什么鼻子长在脸上？”

“啊？”

太好了，爸爸妈妈都把视线转向了我。

“爸爸，你说为什么？”

爸爸稍稍想了一下。爸爸是那种绝对不会说“不知道”的人。





“这个问题呀——如果鼻子长在肚脐上，闻味的时候，每次都要脱衣服，多麻烦。”说完咧嘴笑了，“还有，龟吉，把鼻子安在屁股上看看。放个屁的话，那臭味，呀呀呀——”

“赶快闭嘴！”妈妈恼怒地瞪着眼睛。

爸爸小声地自言自语：“只好用眼睛传神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小浓大叫起来：“我不要这个！”然后把冷豆腐的盘子推到妈妈面前。

“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吃豆腐了吗？不是经常吃的吗？”



小浓摇着脑袋说：“有厕所味。”

“哎，厕所味？”妈妈端起豆腐放在鼻子下闻了闻。

平常吃冷豆腐是放木鱼花的，今天放的是柚子酱。

我倒觉得很好吃，忙问：“为什么？柚子酱的味道多好啊！怎么会是厕所味呢？”

“不对，就是厕所味。”小浓丝毫不让步。

“啊——对了，厕所里用的芳香剂，那种喷的芳香剂，是和柚子一样的味道，对吗，小浓？”爸爸立刻去厨房又切了块豆腐，上面放了木鱼花，堆得像



小山一样，“这个行吗？”

小浓高兴了。

“怎么回事呢？”妈妈还是没反应过来，百思不解。

木鱼花的香味儿把猫引来了，猫坐在小浓的大腿上用贪婪的眼神看着木鱼花。这个时候的猫比闻袜子时的猫更有猫样子，我不禁摸了摸猫软软的屁股。

可是，我还是心存疑问：为什么鼻子要长在脸上呢？眼睛、耳朵、鼻子……就像东町街的商店街一样，肉店、鱼店、菜店、花店都集中在一条街，这些器官也都集中长在脸上……可是为什么呢？